異稱日本傳 中之五

七

リ 5
2260
8

異稱日本傳中之五引用書目

國書編今按ノ中ニ引九州軍記等ヲ

圖書編卷之五十

潛初子章元聲訂　南昌後學章潢本淸甫編

古東夷考略

倭（即日本）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統五畿七道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鄉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

日本國序

日本在濱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肥前肥後豊前豊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奥居東爲尾（自山城至

程七十五日舊云薩奥爲頭薩摩大隅爲尾者非　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山城以

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閲歷而知況華人乎故

其島之數可考　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爲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奥北邊海爲徂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後越中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爲攝摩攝津大和河内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爲佐渡在南懸海則爲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

而其間廣狹至於百不能考者今

姑據昔之所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　其南海奥泊舶者爲阿賣介撒

几爲歪打阿波爲于撒几爲天正者爲沙界衣　又其南爲沙界之東南爲紀伊　東爲三河

出海之口南濱大海其島爲康大爲科什磨爲奴智　紀伊之西爲伊勢　北爲三河其奥爲腰大爲阿乃

奴子　山城之西爲丹波左爲攝津　其奥爲飄船谷爲阿家世奴辣爲素埋爲男女懐東南懸

海爲安功州　左之西爲攝摩　其奥爲那敗爲合箇世爲抗茄爲我這古爲磨羅　右爲徂馬

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　其奥爲亢什麼舵爲茄賣茄里爲舍

多大　左之西爲備中　出鉄其奥爲山子加爲言奴乎頼爲那什麼南爲東島懸海三十里　右亦因爲

幡右之西爲伯耆　沿海俱白沙無奥可泊其鎮爲阿家殺記爲倭子介爲他奴賀知其北爲介島懸海

三十里　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　其奥爲一子該一知爲于奴奥爲和奴各知爲拿敗爲赦

東大　出雲之南境　其奥爲番你爲山子介爲欽子溪爲斤流爲非頼屯爲失喇哈屯爲也生忌爲吞和奴失

記其北爲隱岐懸海三百五十里　備後之西爲安藝　其奥爲翁家搭日昆敗爲法子加一枝爲窩撒

子爲谷也爲他加歪喇其南爲宮岳懸海三十里　出雲之西爲石見　出銀與銅其奥爲南高番馬爲

番馬搭爲歌爲撒奴市爲有奴子北至海三十里　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國即古之

周防州也　横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奥爲翁哥里爲吞火逝里爲東大爲陀奴米爲哈迷奴失記爲奴羅

市米其北邊海之奥爲斯殺爲賣抵哈打爲夜市爲高奴鳥刺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　山口之西爲

長門　横直皆二日程奥爲花浦爲薫州爲番記爲倭委北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　關渡在焉　其西旱關

爲河介馬失記抽分司設於此　渡此而西爲豐前　横五百里直四百里其奥爲可苦嚊爲嚊介襪大爲

大義地爲野慢茄爲阿世夜爲慕治爲一貢　其南爲豐後　横直皆六百里其奥爲福乃爲棲几奴法賣爲

鎮孤舟爲由奴島刺爲撒一基爲烏四基　又其南爲日向　横直皆三百六十里其奥爲多故奴甫治豊

前之西北爲筑前横六百五十里直四百里其畧爲沽埶爲加善里爲加打野馬爲多賣里爲一萬字爲奴打爲世加爲經字里爲多羅爲耆那多爲法哈噠郎博多之別名也其北離伊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爲筑後横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爲大隅其南濱海之畧爲什麼烏思迷今之人訛傳爲懸海懸海乃大隅州也大隅與日向薩摩等連壤名爲九州大隅之西爲薩摩横直皆三百六十里其畧爲膌孛喇爲起麻子記爲羊埋高爲康國什麼爲羅里爲拖馬里爲強頭馬里爲鶚哥里爲牟市米爲仙臺爲審孛署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淡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豐後海面七十里薩摩之北爲肥後横直皆五百里其畧爲牙子世六爲阿麻國撒爲昔陀爲一國撒介烏刺爲開懷世利爲達加什又其北爲肥前横直皆五百里其畧爲鉄來爲言奴紊子爲法司奴一計爲落舍其内沿湖泊舟交易之處爲倭磨喇爲知十歪爲法一溪爲夜間迷爲坐迷子爲迷坐骨知爲一掃骨拂爲愛奴乎喇爲世子爲迷古里爲失撒爲喃哥牙爲雄婆哥爲松本一名馬子喇爲法麻撒几肥前西懸海爲平戸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戸之西爲五島五山懸海相錯而生其中其畧可泊

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連五六日西望無山直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與平戸相去二百五十里五島至山口必由平戸經過其畧爲乃路爲倭齊家爲衣屋奴畣爲通記爲達奴烏喇爲烏苦爲詰哈噠北爲多藝爲伊岐横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爲對馬島横三百里其南畧爲哥爲甘大畣東乃爲拂乃哥世西北爲堆沙几爲山谷爲撒思乃爲知六磨爲你他北爲倭奴烏喇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堆沙几撒思乃山谷三畧開洋至高麗之則失多順風一日約五百里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

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犯
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
風多、則至李西奧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
（過漁山兩頭相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
（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赭山則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大
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苧山入瞭角嘴沙谷槓狼福山而犯爪儀常鎮）
若在大洋而風㲼東南也、則犯淮陽、犯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
海安入廟港灣則犯楊州南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
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
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
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必究日作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
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

橈之處徐以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
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
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
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閒有之、乃固（必究因）之
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而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商爲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如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貲至百萬者又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戶皆居積貨殖）
有淑有慝、（如薩摩之鵬哥里方數十里其邑長安慶能納民於戰物無一人爲盜又如宮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詣神廟罰錢又如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專務武藝殺人而不犯中國）富而淑者或登貢
舶而來、或登商舶而來、凡在寇船、皆貧與爲惡者也。山城君
號令不行、徒出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
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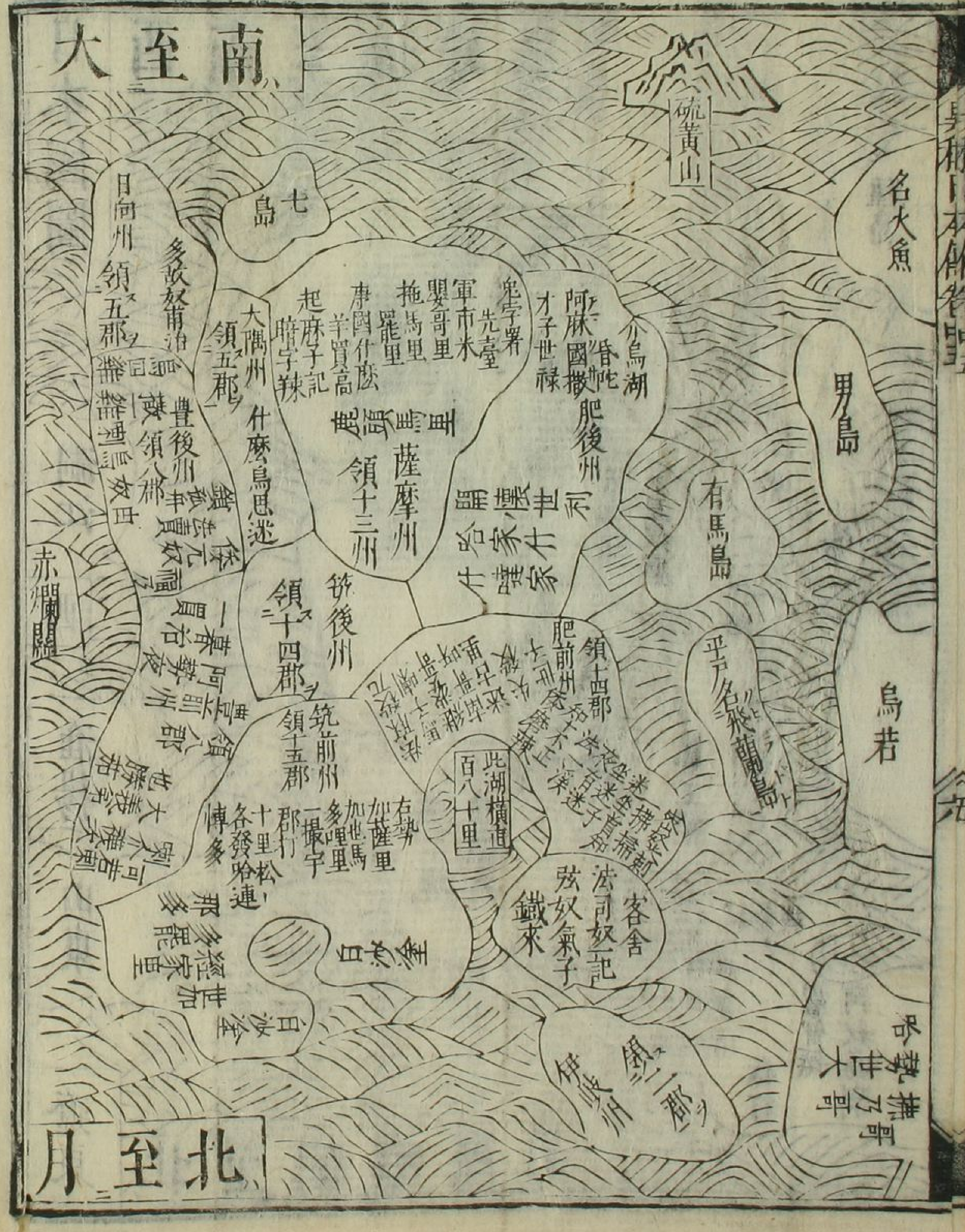
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有國十二曰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焉其君亦爲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焉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壞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々乎不能也愚聞之軍志曰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斯言也禦倭之道備矣告自今大修祖宗舊制禁戢沿海接引之人擇守令卓異生儲糗糧練精銳寇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絕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之信也

今按漳本清所記地名錯誤播磨作攝摩淡路作炎路之類是也華人不通方音故寄語之訛多又登壇必究第二十二卷有倭國事略與圖書編日本國序頗同山城君謂天子也自桓武天皇世都山城國平安城故明人稱之云爾

宮嶋嚴嶋也嶋有伊都岐嶋大明神推古天皇時降于此地威靈甚新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盖謂根來寺也按僧尼令日省讀兵書殺人姧盜依法律付官司科罪王室衰此法不行諸寺僧習武藝殺人豐臣欲施一萬石于根來寺息兵而僧等不從遂一炬焦土山口大内氏豐後大友出雲尼子氏山口長子死九州軍記曰大内義隆無子養土佐一條房冬之子號新介天文十一年出雲之戰死陶殿陶尾張守晴賢初大内氏屬足利年年強固至義隆取諸州居周防山口天文二十年九月二日其臣陶作亂弑義隆迎豐後大友義鎮弟義長爲主自擅國事後爲安藝人毛利元就族滅嘉靖三十六年當我朝後奈良院弘治三年尼子佐佐木之一族世居出雲富田城永禄六

年毛利元就圖之尼子出奔

琉球國
沙界
伊豫州
阿波州
領十郡
領九郡
土佐州
領六郡
淡路州
佐家關
宮島
小島
遠島
攝津州
攝摩州
領十五郡
領十三郡
伊賀州
近江州
美濃州
加賀州
若佐州
丹後州
但馬州
日本國君所居
山城州
壽安鎮
丹波州
領七郡
美作州
備中州
備後州
因幡州
伯岐州
出雲州
石見州
長門州
周防州
花浦
三島
隱岐山
此處出銀
竹島
界國


南至大
硫黃山
七島
日向州
大隅州
薩摩州
領十三州
豐後州
肥後州
筑後州
領十四郡
筑前州
領十五郡
肥前州
博多
男島
有馬島
平戶
飛蘭島
名大魚
烏若
赤間關
北湖橫道百八十里
北至月

今按此圖與三才圖會日本國圖大抵同而加詳國名倒置多訛昔大僧正行基作日本國圖載在于藤原公賢拾芥抄其圖不差云行基亦著國府記六卷古者民部省有圖帳數百卷又有六十餘州風土記志國郡鄉里山川名義物產

日本國 考在回回館今移于此以便覽

日本即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高麗在其北新羅百濟在其西北地勢東高西下於閩浙爲東北隅王以王爲姓文武僚佐皆世其官有五畿七道各有所屬州州以統郡其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末羅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

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國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呼邑國曰鬼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附倭境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不過五百里戸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驛通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光武中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爲王卑彌死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竝受中國爵命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曰日本故小國爲倭所倂因冒其號焉宋雍熙後累來朝貢

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顧殺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於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伐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走棄餘衆山下衆推張百戸爲主將伐木造舟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纔三人終元之世使竟不至以上俱寰宇一統等志及元史

本朝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著爲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沿海自遼左至徐閩甚其詳具沿海圖志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於望海堝海氛始熄百八十

年海上悍宄姦商造孽乘時跳梁大掠沿海内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渠魁授首兇醜頓衰雖間或弗靖然要領絶矣故永安長策其猶須詳議乎

今按王以王爲姓者非也此亦猶北史隋唐書倭王姓阿毎之類我天子開闢以來天照大神之孫而未雜異姓故不称姓考功胙土命氏者衆子諸臣之制也雖天子之子王號有制存焉繼嗣令曰凡皇兄弟皇子皆爲親王女帝子亦同以外並爲諸王自親王五世雖得王名不在皇親之限三代實録曰謹撿天長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詔書稱夫王氏者王號止於五世資蔭不過六世典制斯在沿來浸久是以六七世賜姓及嵯峨天皇諸子継體外賜姓令列於人臣勤勞于王室也其後四世賜姓以爲例近代貞成親王之後號親王淸仁親王之裔任神祇伯者稱王氏此外無王氏高麗王植植當作禎高麗元宗順孝王諱禎字日新當元至元中

海寇圖說

給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此遠而去閩浙甚邇右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月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歴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

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口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相三姑山入瀝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港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赭山則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過馬頭瀝而西)犯太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而入瞭角山而犯瓜儀常)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陽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兩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

雖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月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州種島而豊前豊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因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豊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呑噬今惟豊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此段乃崑山鄭舍若曾所聞於蔣州吏菜庭云)

今按攝摩津州紀祝訛也當作播磨攝津紀伊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六島名見前日本國序弘治永祿之間大友宗麟居豐後府內威震九州其所有之地凡六州然無道國日削詳在治亂記等書

海中泊舟

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多硬太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澳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富洋下碇碇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危危然多賴天幸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揀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龍赭嘴探遠諜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岸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之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也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澳兵船在海每日過晩俱要酌量收船安澳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晩收船何澳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海中澳港

沿海之中上等安澳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三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峒曰長途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渟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豬頭島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澳曰玉環山梁澳等澳曰楚門港曰黃花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澳曰女兒澳中等

安嶴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滿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嶴曰牛欄磯曰丑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嶴其餘下等安嶴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姑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舟久恐風反則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圍生無嶴一面之風亦且難避可不愼乎

海戰用舟

海戰雖藉風潮全在舟械堅善今造以利徒既苦窳疏薄而軍數率詭名冒餉即執械下碇俱乏人故兵不可戰而舟難出洋甚者利倭焚燒以滅跡藉口弊焉極矣觀元兵至五龍山大風破舟然范文虎猶擇得堅好者乘以遁使能盡護破舟奔山之人不自相爭猶可一戰以倭伐木造艦而相棄如仇莽無約束遂致被虜俱殲同葬鯨穴可恨哉

邊海守備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八人）次爲所（置軍一千二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棊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　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稍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昌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必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到單海物爲驗）至各港次嶴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指揮千百戶鎭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

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徼禦敵改造以巨艦一切從宜而舊
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宜勞故
中外建言鄉兵似矣然狥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
客兵而言豈謂荷鋤秉耜稽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巡司軍
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羨丁壯
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
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
留舊募與調之選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一守石浦而循
焉雖然此特治其標末云爾若夫約己裕人宜民酌損脩明
法紀變易風俗力挽衰頹驕冒之習務敦忠實節愛之政是
謂自治是謂先爲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矣

海中風汛

按海寇舊乘風汛易於爲備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
西北行至秋而歸今任其何風可轉帆借發往者由新羅百
濟至遼陽南下
本朝初由大小琉球迂繞福建至浙近乃發五島由八山霍
川直對寧波不五日夜必至浙發則無時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頴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
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激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實
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
生計較商轉而爲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爲商彼其既犯
國禁恐圖苟安因俗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慝起
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貢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國

初禁海之例始因遺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則甘蹈負固而縱肆橫行然以前狡僞未備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合作乃有不可知者推厥所原各爲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處乎

禦倭問答

問曰近日倭寇剽掠爲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勅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

又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授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

又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統綺士卒庭羸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磨琴室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勿據也戈矛幹脆而鐵綉甲冑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爲弊枵腹稱貸妻子啼饑食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汲道寫遠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

貨稅船船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爲良
喜且因以裕國用矣
又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其黨也沿海出船
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
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船則在海者日減而無增此防之策也
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蔵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
處悉立鐵尖撞樁隱于水而礙其來船可也詗其聚泊東翁
灘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
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船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船寇
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木牌硃
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船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
矣此間之策也夫用間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
也

日本國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
國主世以王爲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
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人不過五百里戶少
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
國倭主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
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洪武二年倭
寇山東倂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
海諸郡是上使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
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北是勝

國時曾遣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絶不通中國此秩至疑爲
良弼後將刄之秩言今天子用夏變夷非蒙古比且曉以禍
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
掠溫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
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溫州初令浙江福
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
出海巡倭寇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
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
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
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
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
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

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
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
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益訓所謂
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也是時
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
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
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
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操福
建漳泉人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
僉事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刺都督楊文尋又勅
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守倭二十八
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

人來寘俘擒犯邉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永
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
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
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
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
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
道義卒子源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
寇盤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
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
乘二十舟進圍望海堝遼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斬
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
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

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
劒毋過三千否則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
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
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即不如期
倖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
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蒲載而
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
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
渚焚刼屠掠慘毒不可言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
地增城堡謹斥堠脩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上寇盜稍息七
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
稱進貢守臣爲請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貽書

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
蓂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
人朱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
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
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
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
閱貨筵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大
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
相讐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
大掠寧波旁海鄉鎭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
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
得市輙賒奸豪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

出沒海上爲盜諸負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
之番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爲之嚮道於是王忤
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浙東
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
軍務紈勇于任事上章暴二三勢豪通番狀竟爲勢豪阻誣
被劾恚憤卒其所任福建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
皆論死繫獄於是群盜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岩掠
定海全浙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
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
無備忬經略未幾群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出洋
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偏略溫台寧紹杭嘉蘇松
淮楊十郡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清村南匯吳松江諸衛三

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
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
海賊猖獗請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
北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
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監軍
素忌經天寵遂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
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横出入二十六郡
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寧浙東溫台江北淮
楊尤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楊以智略誘至廟灣縱兵殲之
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德等郡縣巡撫譚
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始更置政府紘轍一新中
外文武大吏悉心經略武衛稍振賊雖時肆寇掠多創少利

沿海郡邑始免倭患矣

今按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八年源道義卒皆非也道
義源尊氏之孫源義詮之子諱義滿法名道義也道義子
義持嗣立法名道詮皆爲征夷大將軍八年僧桂梧等來
貢梧當作悟桂悟住南禪寺號了菴王源義植征夷大將
軍源義植道義之曾孫也大內藝與藝當作義細川高高
字下脫國字世法録有國字是也高國細川勝元之孫也

討處倭酋

按平秀吉此酋起于厠役由丙戌至今不十七八年而奪
兩并降諸島戮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與兵
朝鮮席捲數道非我皇上赫然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
幾於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

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
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出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
府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
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
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伐國搆怨
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
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豊
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妾女充塞臥内淫虐百端諸州質子
禁若囹圄父子兄弟不能相見共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
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與大兵動大
衆之擧而今則徵發騷然擧國鼎沸倭之人民何以堪命且
肆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臥則移

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可
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置死亡
之地此爲神明之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遏
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盡起國内之將爲無厭之擧怒
臂當車不量彼已兵驕者敗豈可長久且彼雖十萬之衆航
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隨至隨擊勝筭在
我而又絕嚮導乖其所之彼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
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
須數萬石之糧我堅壁淸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
倭犯浙直閩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塗毒卒就殲滅曾無生
還昨入朝鮮之倭不下一二十萬遇我王師僅二三萬一戰
退怯偵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蕞爾夷邦主者不過

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韓白之略又或懷豫
讓之謀故以臣策之此酋必不能得志于我而不戢自焚旋
就顛蹶亦理勢之所必然今中外洶洶有長蜀如虎之意者
皆過也若夫封貢之説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
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
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置山城君於何地崇姦怙
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答之孫把
漢那吉來投於我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
那吉與之議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
挾之迹此一時機會偶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王秀吉
無故興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日久損失且
多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

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
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分于金海釜山
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晉
州殺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
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讋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之志則秀吉
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諸酋懾于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
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殺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師之
戮亦姑假封貢之説以詒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
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
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乎秀吉不知秀
吉豺狼之暴狐兎之狡變詐反覆必不可以信義處者也茲
觀總督所呈請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

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蓋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厭其意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得隴望蜀憑陵及我朝廷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昖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留聲言待天朝准許封貢乃退又放出臣諴賤息無非所以姑緩天兵而求逞兇計則倭酋之情朝鮮君臣知之矣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于朝鮮以聽命顧彼方進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揆情度勢臣等恐其不能得此于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即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六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和後取此其狡謀明甚奈何堂堂天朝而可下同於夷邦小國之愚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

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勅文武將吏及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平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權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籌以為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勦何者倭酋倡亂惟在平秀吉一人諸州酋長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弭故曰莫妙於用間備禦之策頻年屢奉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緑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

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或增募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五境或犄或角相爲戮力殲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喪膽於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遊直擣倭國順命者宥逆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逆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勦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當國計詘乏時何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

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勦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辨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聞元世祖曾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勢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直顛倒沈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時而往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夫人情慮倭而畏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夫攻伐之謀不慮其來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用之兵志所謂先聲

後實又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舉是也
今按嘉靖四十三年倭寇熄歷二十八年豊臣秀吉起有
嚢括四海之意并呑八荒之心將事于明堂々之陣不可
與前海寇烏集之衆同日而語矣用干戈於朝鮮將渡鴨
緑江一擧入明其志豈區々哉明人曰南倭北虜又曰中
外洶々有畏蜀如虎之意亦非過情乎秀吉不屑朝鮮故
不以四道爲采邑其大度可知矣然年老無長子亦無股
肱心膂之人晩年有赤子欲以爲嗣殺猶子秀次不幾而
身亦卒死此役也諸士暴露萬民汗血枕骸遍于野功不
補患反失天下人心乃秀吉之失計不學之誤也明亦雖
不破終爲大釁秀吉數改姓始称平中称藤原終称豊臣
日本有山城君在云云示四夷也言日本有君而亦加國

王號於秀吉則廢君臣大倫也此論正大由此觀之則知
足利號日本國王亦非也然明天子暗此理終亦封秀吉
爲日本國王

制倭八策

今倭之寇中國也雖自遼東由六朝及今實從南道浮海率
自温寧以入蓋其去遼甚遠去浙閩甚邇也其入寇則隨風
所之或由薩摩五島至琉球而犯閩廣或由五島歷天堂官
渡至鳥沙門分艅過韭山海鴨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
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若至李西嶴壁下陳
錢分艅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過南山而入大江在
大洋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則趨遼陽趨天津矣
其船之入全視風候大要春之後冬之前匪是者不利往此

入犯之大較也彼既出没不一其地則海防不得不周彼既
往還不一其時則海汛不得不謹所以制馭之策有八諸所
恒稱簡兵足餉重將議援之類不與焉一激朝鮮而夾攻可
資二刺敵隱而勝筭可決三廣用間而太首可折四奮火攻
而衆寡可易五重屯戍而險阨可固六蒐軼才而衆智可集
七得樞督而奇動可奏八搗賊瑕而屬國可解區區小醜何
足慮哉

又卷之五十七

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為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
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
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
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
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然後敢貿易濟
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泊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
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

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價銀不過叁分
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覔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北浙又賤蓋
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之徒貨貲通番
愈遏愈熾不可勝防不可勝殺為倭嚮導者官府繫其家屬
不敢生還歲歲入寇是外寇之來皆由內寇糾引之也福建
之亂何時已乎福亂不已浙直之患何時請乎唐荊川云倭
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亂之根也諒哉言乎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為甌括海居東南右為福建居南面福寧尤當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海上有三山彭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居然天險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為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為水國焉險要可知矣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黄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樹蘭秀劔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滸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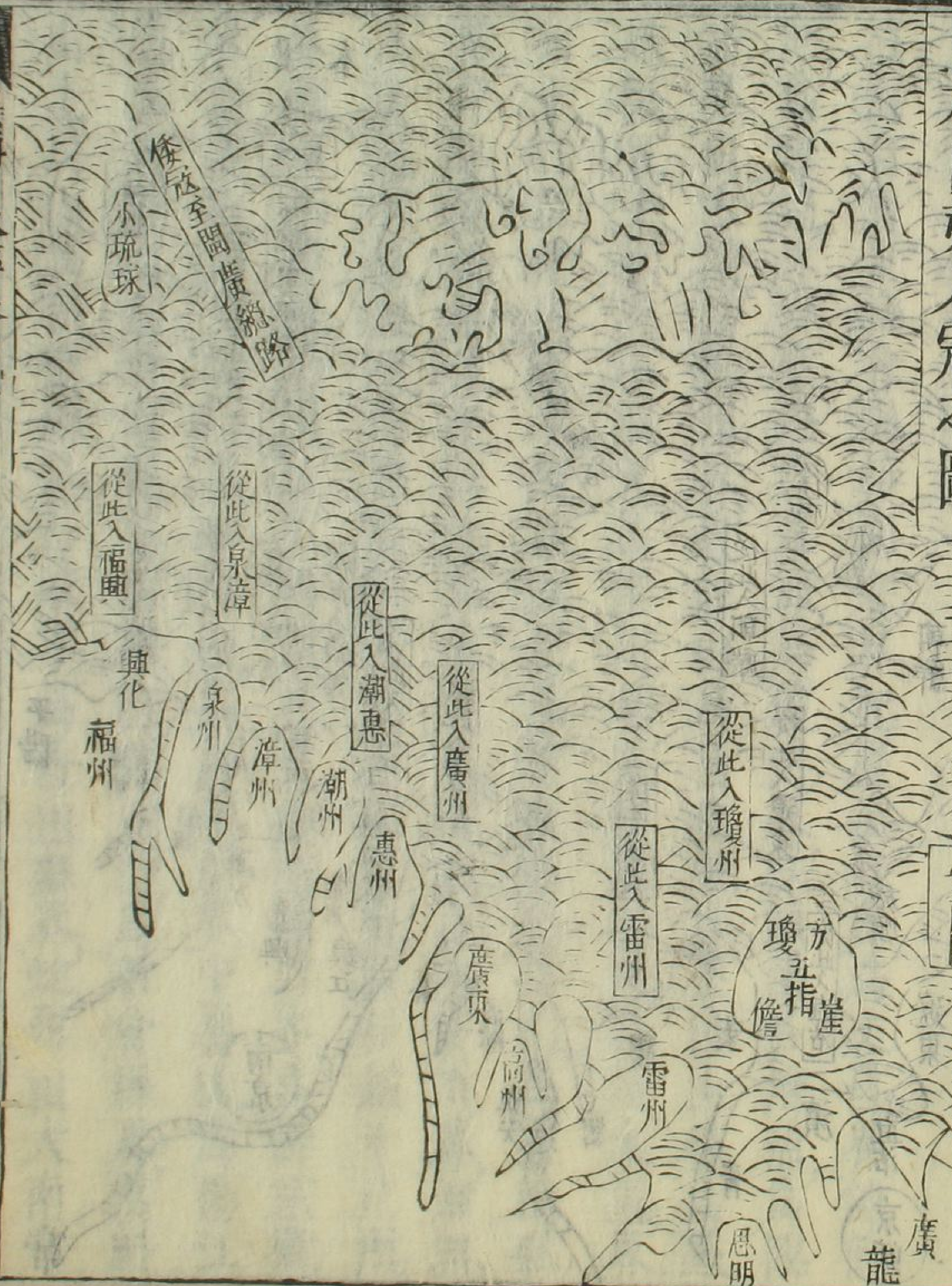
一曾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候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石橋鷄鳴嶼金嘴石食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廟堂或脩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竟罕能禦之者何也文臣不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

覩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呉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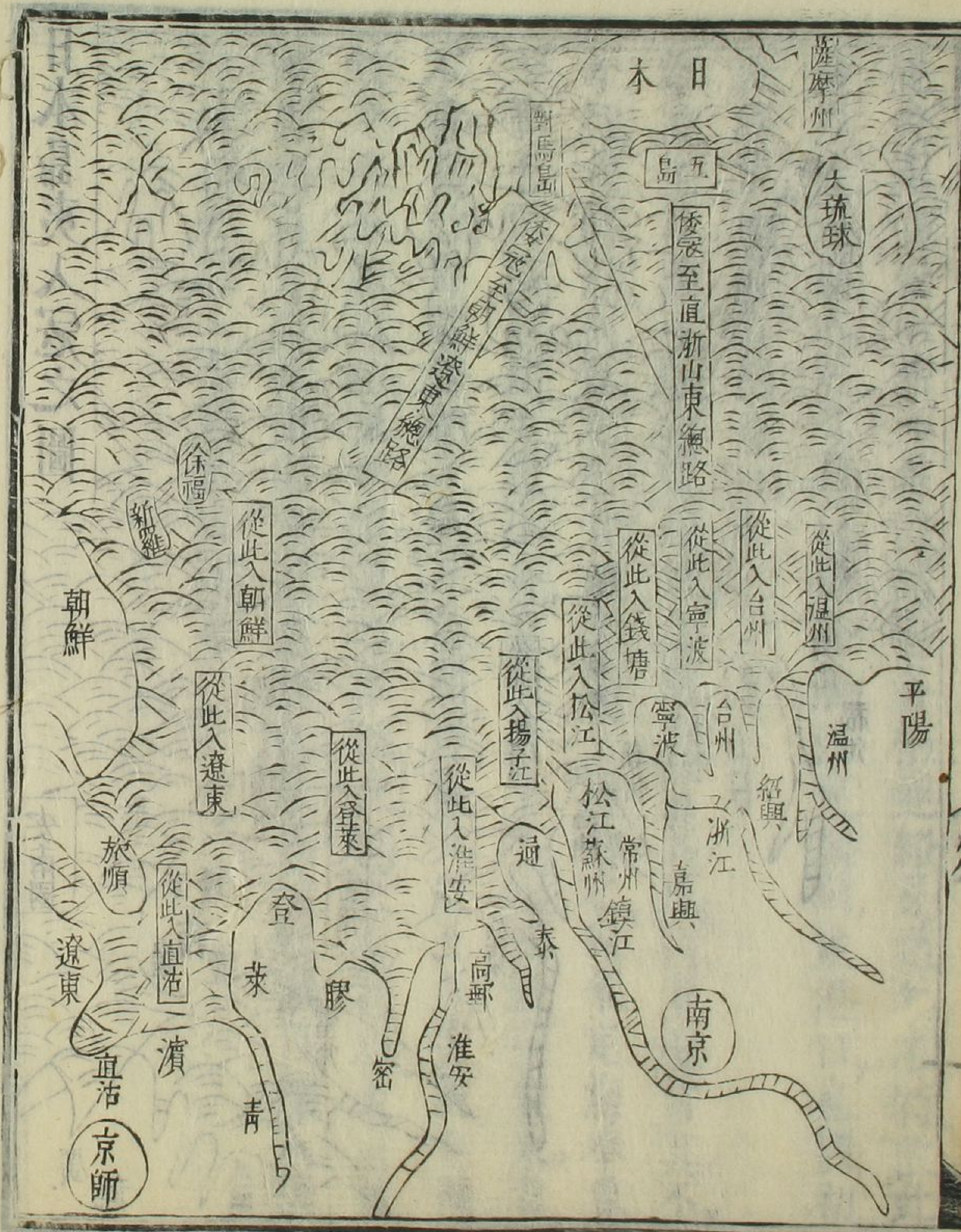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爲定乎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平民以海爲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穀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䑸以犯重浙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遇殺者有被擄爲鄉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以深入總督胡公與趙工之議所由建也

日本島夷入寇之圖



沿海界倭要害之地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南安界起歷海條奥爲文昌界舖前港爲會逼界神應港豊盈浦爲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爲臨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峩詐山爲昌化所界歴白沙營爲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爲崖州界牙郎澳雙洲爲淩水縣界七十二經牙山淡水灣爲欽州界華水營烏雷山爲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爲廉州界郡州爲永安所界洌洲爲康海所界㵎洲爲錦農所界詞洲獨豬山爲石城千戶所界磠洲小黃程㳌洲爲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峯爲神靈衞界海凌山爲雙海所界小獲山爲海朗所界中獲山爲陽江所界大獲山爲新寧縣界西雄山鵞洲山爲新會縣界萬斛山上川山爲順德縣界石岐峯爲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



山爲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爲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爲福永巡
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爲東莞縣界合蘭洲爲大鵬所界馬鞍
洲爲鐵岡驛界寧洲山桔洲山爲惠洲界記心洋爲平海所
界徐娘山爲海豊縣界大星尖山爲捷勝所界吉頭峰爲碣
石衛莿標峯爲甲子門所界陶娘灣靖海畧爲靖海所界大
浮山玉嶼山爲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爲蓬州所界大柑
山爲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爲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
建南澳山爲玄鍾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爲銅山所界歷鴻儒
嶼沙洒畧爲陸鰲所界大澂嶼壁洲山爲鎭海衛界小澂嶼
爲月港界舊浯嶼爲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爲中左所界
小担虎頭山爲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所界大捕
山小捕山爲永寧衛界埕埭峯獺窟峯爲崇武所界沙塘灣

爲惠安縣界[illegible]嶼白嶼爲蜂尾巡司界湄洲山爲南日寨蒲
禧所界石獅峯小澚峯爲小海衛界埕中三江中爲沖心巡
司界綱山王家嶼爲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爲鎭東衛界
蹲門山爲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郎會城三波
礁五虎澳爲連江界下千塘四嶼所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
巡司界飛鸞渡爲寧德縣界青山峯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
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爲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瀏江縣
中峯爲浦門壯士二所界歷長沙大昆山爲金鄉衛界鳳凰
山爲平陽所界銅盆山爲沙園所界仙口嶴飛雲渡爲瑞安
所界大衛山海安港爲海安所界霓嶴被山爲寧村所界黃
華港爲磐石衛界大巖頭爲磐石後右界莿山甕斗門爲蒲
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爲三山巡司界了髻峰爲楚門所界

臨門隘爲隘頑所界省梅坑爲沙角廵司界大陳山石塘港
爲松門衛金清閘西嶼閘冰淸閘皆朱文公所造爲新河所
界金沙灘鐺礁爲海門衛界海門港爲海門前所界五嶼爲
桃渚所界三門山爲健跳所界石蒲港爲前後二所界靑嶴
灣爲昌國衛界小目山爲爵谿所界西廚山爲前倉所界孝
順洋白塗爲大嵩所界大射山爲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
山爲中左所界大魚灣爲長山廵司界招寶山巾子山爲定
海衛界金家嶴爲寧波界丘家洋爲慈溪界金塹浦爲龍山
所界松浦港爲松浦廵司界黃山爲觀海衛界破山浦爲三
山所界化龍浦爲餘姚界臨山港爲臨山衛界西海塘爲上
虞界漁山蒙池臺爲紹興三江所界鱉子山爲蕭山界和尚
山椑門爲會城界茶浦門爲海寧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爲澉

浦所界扶掾山爲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
淡水門爲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隷三姑山爲金
山衛胡家港金山廵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爲
青村所界蒲嶴爲南滙所界陳錢山茶山爲南蹌廵司界寶
山爲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絲洶港爲吳淞所界浪
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爲大
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爲崇明界福山狼山三槿口爲通州千
戸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爲鹽城界開
山淮河口鶯山爲安東界蚄山高公島爲海州所界淸河口
已頭河爲贑楡界旬島勞山島爲安東界孤者首山爲石臼所
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靑沈峯歷胡家峯爲高港廵司界
沙嘴峯爲靈山衛界黃埠峯爲夏河寨界洋河。（闕字）爲膠州界大

勞山田横島爲鰲山衛界走馬峯爲卽墨界馬山爲浮山所
界旬島赤島爲雄崖所界吾徐福山爲大山所界巨高島爲
大嵩衛界竹島爲海陽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鷄島爲靖海衛
界佛島爲津寧所界五疊島下勞山爲尋山所界歇馬墩洛
口堡爲成山衛界海牛島爲不夜城界竇家峯爲百尺巖所
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山所界新安堡戲山峯爲
寧海衛界海鷄山爲竈河寨界武家庄爲馬埠寨界洋山爲
萊州界八角島蜿蜒島爲登州界劉馬窪爲盧洋寨界沙門
島爲解宋寨界單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寨界龜島爲昌
邑縣界歆未島爲壽光界都里鎭爲蒲臺界青島爲利津界
黃島爲賓州界直沽口爲寶坻縣界塔山爲盧龍衛界蔬萊
島爲中前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山爲中右所界何場

島爲羅兒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爲
蓋州衛界屏風山爲復州衛界鳳凰山爲中左所界女兒河
爲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爲廣寧衛界麻田島平
島爲海州衛界湯站堡爲鎭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計一千
三百餘里爲鴨綠朝鮮界總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
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
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
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綜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
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
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
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
江犯瓜儀常鎭或由太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

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倭人善造舟而豊前豊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夫廣東列郡十分爲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烟烽稀曠東路東莞惠潮皆倭寇不時出入之地而𣲖路爲尤要衝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戸也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勍敵矣頃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𡦸議者欲於羅活峝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戍伏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

寨設于福寧州所轄官井堤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鎭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安鎭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冲心蒲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于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并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

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一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興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弘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可乎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温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内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户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嶴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

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内地改隷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呉淞江口以南黄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各將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廵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呉淞大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

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中
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廵哨所以遠
哨海洋而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
于外洋下之可以循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鴻書無此六字）乃若淮陽二
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
蓼角嘴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
（鴻書曰未爲要害要害之処乃）其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鎭也餘東餘
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家庄金
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逼楊州也曰
北海所爲其逼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鎭
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遊擊一員駐
劉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禦楊

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楊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
之及者豈其無意于此哉（鴻書曰無此八字）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不便舟楫
無過海通番之人爲之鄉導接濟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
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
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
公芝界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當伺者
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
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事將來廟堂或脩海運以備
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遼東古營并地也皆爲沙
漠花當吉列迭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國
初設瀋陽遼陽二萬鐵嶺四衛統于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

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年來邊備弛故倭敢遽犯哉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歩九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于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渺小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國初軍屯高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幕帥而已也

二字闕 禦寇要地

漳之月港向爲倭之窩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爲得策矣云云

禦倭之船當高大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在火器在長兵在筅筅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爲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驅出其巢穴盡殲之于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予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將倣循故事振飭焉海氛庶可息矣

禦倭夷總論

禦倭之策謹條其事之大者蓋有七焉一曰議將二曰議守令三曰議兵四曰議財五曰議援六曰議守七曰議防海此七議者固游談之常言而當事者所易厭者也然而不可易

也云云

自明興以來防倭之法備矣當是時信國江夏築城起自登萊至浙沿海凡五十九城費非不甚大也籍民丁四之一以戍人非不甚勞也設置衛所間以烽墩其故基纍然猶有存者役非不甚廣也然且爲之亦見倭之不可不防而聖祖之遠謨創始慮終甚深遠也